

第十六回 南京城君臣逃散 棲真觀夫妻團圓

話說南京弘光皇帝自迎立之後，日聽馬、阮讒言，在薰風殿中演戲教歌，朝政日非。哪知移鎮截江，以致北兵乘虛渡河，破淮困揚，史可法連夜告急，人心惶惶。南京臣民都無守志，馬士英與阮大鍼躲藏無蹤。弘光在薰風殿演戲，忽聞北兵渡河，將臨南京城下，渾身抖戰，手足無措。急令人撲滅燈火，收拾包裹，領著嬪妃，奔出城門潛逃而去。馬士英聞天子逃去，亦即收拾細軟，帶著家眷逃走。不料，遇著一起亂民，持棒大喝說道：「是奸賊馬士英弄的民窮財盡，今日馱著婦女、裝著財帛要往哪裏跑？」一齊舉棒打倒在地，奪了婦女，搶了財物，一哄而散。士英正在地下伏著，阮大鍼亦騎馬飛奔而來，見士英在地下哼哼，問道：「老相國還不跑，在此作甚？」士英說：「被亂民將家眷財物搶去，打倒在地跑不得了！」大鍼說：「了不得！晚生家眷、行囊都在後面，不要也被搶去，待俺回去迎迎。」纔欲動身，祇見亂民持棒擁著婦女，抬著行李說：「這是阮大鍼的家私，方纔搶來，大家分開罷！」大鍼聽見，急喝曰：「好大膽，怎敢搶俺老爺家私？」眾人說：「你就是阮大鍼麼？來得正好！」一棒打倒，剝了衣服說：「且饒他狗命，快到雞鵝巷褲子襠燒他二人房子去。」哄然而散。

馬、阮二人一個打傷腰肢，一個打壞臂膊，都爬不起來。正在急難之時，祇見楊文驄騎馬而來，見了他二人，下馬問說：「你二人因何至此？」二人說：「被亂民搶劫一空，僅留性命。」文驄使人拿衣服與二人穿了，說：「幸有閑馬一匹，你二人逃騎，出城逃命罷！」二人上馬而去。忽見寇白門、鄭妥娘亦飛奔而去，楊文驄見了說：「你二人亦逃出宮來了，香君怎麼不見？」二人說：「他腳小走不動，僱一乘轎子抬著先走了。」忽聞有人呼說：「楊老爺，北兵殺過江來，皇帝逃去，宮人散淨了！」龍友抬頭一看，見是沈公憲、張燕銳二人，問說果然如此，遂改變衣服，同眾人向秦淮而來。

已到香君門首，龍友敲門。藍瑛開門一看，見是龍友，急呼曰：「香君快來，楊老爺來了！」香君見了楊龍友，不及敘寒溫，急問說：「楊老爺，可知侯郎消息麼？」龍友未及答，蘇昆生急忙忙走到面前，說：「香君出來了？」香君問曰：「蘇師父從哪裏來，可見侯郎麼？」昆生說：「俺為侯生陷獄，特往武昌求左寧南救他。寧南至半途暴亡，沒奈何回京，忽聞此信，急尋至獄前，祇見獄門大開，眾囚四散，怎不見侯生回來？」香君聞言，大哭不止。龍友與眾人安慰一回，別了眾人，回鄉去了。香君遂向昆生說：「前日累師父萬水千山找回侯郎，奴已入宮，今日出宮，侯郎又不見面。還求師父可憐，領著奴家各處找尋，務求會著侯郎，奴方甘心！」昆生說：「這離亂之時，不知往哪裏去方好？」藍瑛說：「城東棲霞山人跡罕到，有錦衣衛張瑤星在此出家，侯相公未必不往此地避亂。我意欲拜瑤星為師，何不伴同行，或者天緣湊巧，尋著侯生，亦未可知，不知你二人意下何如？」昆生與香君同說有理，遂收拾行李，一同往棲霞而來。

且說侯朝宗同陳定生、吳次尾、柳敬亭三人逃出獄來，緣江而走。正商量分路逃生，祇見一老者跌跌踉踉飛奔而來。眾人問曰：「老兄要往何處去？」其人告道：「弟是往棲霞山與崇禎皇帝做好事的。你們是往哪裏去的？」眾人說：「俺們從京中逃出，要送此位過江。今北兵殺奔而來，不能北上，正在這裏商量，去向未定。」老者說：「棲霞山是極幽僻所在，相公既無去路，何不同俺往棲霞避亂，俟平安後，再圖歸計何如？」朝宗說：「有理！」遂與陳、吳掩淚分手，與柳敬亭同老贊禮往棲霞而來。哪知香君與蘇昆生被藍田叔領著早往棲霞，無意之中敲門尋宿，遇著卞玉京做了葆真庵庵主，留他暫住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侯朝宗、柳敬亭同贊禮逕往棲霞而來。走了數日，已至棲霞地面，贊禮說：「此是棲霞山了，你們可尋一道院，趁早宿下罷。」朝宗抬頭一看，見是一座庵觀說：「何不敲門借宿？」贊禮即敲門，玉京問道：「何人敲門？」贊禮說：「俺是南京來的，要借寶庵暫安行李。」玉京說：「這是女道住持，從不留客！」敬亭說：「我們不比遊方僧道，暫住何妨？」香君說：「這人好不絮煩！」玉京說：「不要睬他，且到香廚用齋去。」眾人見裏邊不應，等了一會，隨即前行。

正走之時，忽見一道人提籃而來，贊禮說：「那邊有人來了。」遂向前一拱，說：「老仙長，俺是上山要做好事，敢求道院暫安行李，懇求方便。」道人抬頭仔細一看，驚道：「這位相公好象河南侯公子？」敬亭答道：「不是他是誰？」道人又認了認，道：「老兄，你可是柳敬亭嗎？」朝宗說：「正是他！」敬亭與朝宗仔細一認，說：「你莫不是丁繼之，為何出了家？」繼之將出家緣由告訴一遍，向眾人說：「前面不遠是俺修煉之所，就請暫住何如？」贊禮見他二人遇著故人，遂辭曰：「你二人既遇故人，我要往白雲庵去了。」一拱而去。丁繼之領著朝宗、敬亭，一路敘了些別離的話，言及香君，朝宗掩淚說：「香君入宮，不見消息。」敬亭說：「宮中人逃散，香君亦應出宮，且待平定後訪問罷！」說話之間，已到繼之庵中，遂安息在庵內，已經數日。

及至七月十五日，白雲庵要建壇追荐先帝，那些各庵道眾以及村莊士民俱來搭醮。卞玉京遂向香君說：「我要往白雲庵聽講，你可同俺到彼散悶，何如？」香君欣然收拾，同玉京前來遊玩。不料侯朝宗同丁繼之來白雲庵隨喜，滿庵中也有道家，也有俗家。人煙湊雜，紛紛不一。朝宗在人叢中見一女子慘淡衣妝、體態香麗，定睛一看，自忖說：「那女子好象俺香君模樣。」遂取出桃花扇，向著香君玩弄。香君先見朝宗立在人叢中，還不留心細看，及見了桃花扇，定睛一看，禁不住呼問說：「那人莫不是侯郎麼？」朝宗聽說，向前一認，泣曰：「你莫不是俺的香君麼？」

二人見了，情不自禁，也不顧道場清淨，也不顧人煙眾多，向前拉住，大放悲聲，哭訴離情，不忍釋手。張瑤星在壇上，見了二人如此光景，大喝曰：「何物兒女，在吾壇下調情！」丁繼之說：「這是侯朝宗。」瑤星一聽，說：「侯先生，你可認得我麼，你在獄中怎得出來？」朝宗將前事述說一遍，瑤星又問：「那女子是何人？」玉京又說：「此是香君，乃侯相公聘妾。」瑤星曰：「此處乃清淨法壇，豈容爾等在此訴情？快快領下去！」丁繼之、卞玉京領命，將二人領下去。

出了庵門。二人復抱頭大哭，各訴從前別後之事，遂央丁繼之找尋柳敬亭，卞玉京尋著蘇昆生，各自拜謝他二人患難相救之恩，又轉謝繼之、玉京收留之情。此時因兵馬荒亂，不敢回家，遂托繼之代他尋了一處邸宅，夫妻二人與敬亭、昆生同住避亂。後日平定，即辭了繼之、玉京，帶著蘇、柳二人回家。行至江邊買船，恰好遇著李貞麗的船，他四人竟登船往河南而來。到了家中，因父親避亂終南山中，遂攜柳敬亭同至終南山，找回父親。昆生拜見了，貞麗與香君亦來拜見，一家完聚。朝宗也無意功名，因香君生子三人，祇在家中教訓兒子，後來俱各自成名，書香不絕。朝宗與香君俱各壽至八旬有餘而終。有七言絕句一首為記：

詩曰：

往事南朝一夢多，興亡轉瞬鬧秋蟲。
多情最是侯公子，消受桃花扇底風。
又曰：
名士傾城氣味投，何來豪貴起戈矛。
卻奮更闢田家聘，仿佛徐州燕子樓。

[返回 >>](#) [桃花扇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